



作者:周汝昌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我的红学开端

性?这下子,就又牵扯到日军破坏我的南开中学母校与他们又破坏我的燕大母校的侵华、抗日的无穷历史因由事故交织而成的特殊现象,而降临到我身上的这段传奇故事了。

一切事情,细想起来,都包含着“万层”因缘,“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确实如此。你与某人某事无缘,就是近已“交臂”,也会毫不相干,连“失之”也谈不上,因为根本不发生“交臂失之”的那一要求与理念。而“缘”,又该如何作出科学解说?我至今还是极盼有人能开我茅塞。因此我以为,假使我不入燕大,不曾发现《懋斋诗钞》,迟早我也必然以另外的方式去投入红学的研究。

这个“必然”何在?在于:一、我向学慕学,天生有研究癖;二、我自幼受母教,长大些受兄长启迪,爱文学,喜小说,初中高中时期已与《红楼》结下不浅的因缘——在高中时与同窗黄裳天天大谈《红楼》,我学我课余下功夫学英语是要将《红楼》译为外文,向世界介绍(如林语堂之译《浮生六记》);并且还说:我要创造一个新英文字:Redology——红学。

你看,我的红学之路是早就走定了,到燕大的后话,不过是一种继续或发展罢了。

如今且说《懋斋诗钞》。

如果把发现此书一事孤立起来看待,那就很偶然——也太简单了。苦度八年抗战、沦陷之后,1947年之秋于百般艰难曲折中重返燕园以续未完之学业。其时家四兄祐昌世途蹇顿,失业家

居,寂寞无聊中,以一部“亚东”版《红楼梦》(借到的旧书)遣闷。他读卷首的胡适的考证文章,引发了对雪芹其人的仰慕之情,见胡先生寻得敦敏的《四松堂集》,而敦敏的《懋斋诗钞》竟不可得,深以为憾,就写信来嘱我留意此书的踪影。

我接信后,几乎是立刻,即直入图书馆,去查卡片柜。使我惊喜,此书竟在!燕大图书馆好极了,只填一个小借书单,馆员用吊篮传送到楼上书库,不一会儿,篮子下来,书在其中!把借书证备妥,附在书的存卡上,签了名(或学号),就能抱回宿舍任情翻阅。我在馆中借书何止千部,未见老馆员有一丝嫌烦的表情。我至今感念他们。

此刻要说的有三点:第一、记得原书卡上是空白,这多年来没有一人曾借过此书,一奇也。二、粗读一过,就看见有六首诗是明文咏及曹雪芹的(敦敏的《四松堂集》,只有三首涉芹诗)。三、这是清缮本,字迹工整,而由于此书的发现又引出了原稿本的出世(今归国家图书馆收藏)。

如果你问:发现这么一本薄薄的小诗集,到底有何意义?答复是:这标志着红学自1921年正式开端以后(约25年之久)的重新起步,也记录了“曹学”的一大进展,意义十分重大。这句话是五十年后回顾学术史而得出的客观结论,不带任何主观夸张的色彩。

发现之后,我草写了一篇不太长的介绍考论的文稿,就放在宿舍书桌左肘处一堆书物的中间,心中并无多想,除去完成家兄所嘱的任务之外,即无他念——当时不要说什么“名利思

想”“轰动效应”之类,就连发表的意愿也不曾萌生。隔了很久,燕大未遭日军封禁之前在校任教的顾随先生一次来信忽然提到:你课余时间是否也可练习撰作文稿,如有,可代介绍发表。

我即将久存肘旁两篇小文寄与了顾师:一为考辨《皇甫君碑》并非欧阳询的“少作”,相反,正是晚期的杰作与奇迹。另一篇即此敦敏诗集中咏芹诗的介绍,题目将主眼放到了生卒年考订的方面。此二稿,顾先生交付与赵万里先生(北京图书馆善本室主任,著名学者),他正主编一家报纸的图书副刊版。赵先生一见拙稿,立即编发了后一篇,而对考欧书的一篇置之弗顾。文章刊出了,引起众多人的瞩目。在随后的第二期上,即又登出了胡适先生给我的一封信。胡先生的来信,是赵先生转给我的,我接到时他早已将此信札全文编发了。这当然引起了更大的影响。

我的红学开步,暂记到此。燕大藏本后为哈佛大学调去,遂藏在彼。今影印者乃原北图(今国家图书馆)之藏本也。诗曰:残编一卷懋斋存,母教兄言忆旧恩。难忘师情群辐辏,百川归海大文源。 ■摘自《红楼无限情》



■ 徐楚民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小说连载

大变局



夜校就在里面的两间房子里,整个工厂冷冷清清,唯独这里热闹异常,叶毓川正在这里向领队小组长布置集结地点、行动方案,另有多人在整理一房间的标语旗帜。看见叶毓川走进来,头发蓬松,眼有血丝的叶以全蹙然错愕:“阿爸,你怎么来了?”

听说是叶老师的阿爸,工人们兴奋起来,一起鼓掌,将叶先生让到前面,欢迎他的加入。叶毓川看看大家,然后说:“我不是来加入你们罢工的,我是和你们讨论罢工的,我要问你们,罢工的目的是什么?”

“17条,我们提出了17条要求!”

叶毓川沉吟一下,道:“我们这趟的冤家对头,是租界洋人,我们罢工提要求,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克死他们的手段?要我看,罢工、罢市,非但不能一击致命,甚至连他们的要害都打不着,那么,他们凭啥答应你们的要求?因为讲道理还是因为讲同情?工部局、巡捕房是这样的吗,当年义和团,还能动刀动枪……”

年轻工人顿时眼睛发光:“叶先生依是讲,我们也要动手?”连站在一边的叶以全也弄不明白阿爸是什么意思。

叶毓川说:“绝对不是,绝对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实际上我们没有牌出。上海罢工、罢课、罢市,洋人自然是痛,可是我们自己更加是伤筋动骨。要晓得,上海毕竟不都是洋人的,上海的工厂、市面,更加不都是洋人的。这两天报纸上就在讲,‘罢市非制人之死命,实制己之死命’,马寅初先生也写文章说,‘总罢市、总罢工之足以自杀’。我就晓得,这么多天罢工下来,许多工人兄弟的生计已经发生困难,许多人家已经没米开锅了。”

当即有工人大声道:“就是饿死,我们也要罢工下去!”

“我们饿死,东洋人、英国人会怎样?连眼皮都不会抬,说不定还会笑出来。”

叶以全沉下脸色,十分不满阿爸跑来泼冷水:“我们这次大罢工,显示了工人阶级和革命群众的力量,也让党组织经受了考验,这些,阿爸你是不会晓得的。”

叶毓川对叶以全说:“请转告你上级,我,还有许许多多人都觉得,大罢工不可以考虑收场了。一直坚持下去,可能会得不偿失。”然后他又对工人说:“我今天来,是叶以全的娘天天哭着盯着我。”叶以全不由转过脸,轻轻地“嗤”了一声,叶毓川不理他,继续对工人说:“你们都是有老下有小,自己都要当心安全,更加不要讲死的话。”

房间里竟一时沉默下来。

周天功揣着焦虑,急急忙忙赶到北苏州路总商会去了。当时正在北京的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已经紧急赶回上海,衔命

以第三方势力的代表,进行调停。1905年轰动上海滩的“黎黄氏案”酿成大规模的华洋冲突,结果也是阿德哥虞洽卿出面交涉调停,让洋人吃瘪的。

大会场里,装满了行坐不安的二百多个商会会员,他们心事重重,面色僵硬,没有闲话,没有笑话,讨论的都是风潮之事。看来大家现在的处境差不多,既痛恨日人、英人,可是旷日持久的罢工罢市,又关联自家性命,事情真正是有点进退两难。

年近六旬须发花白的虞洽卿挺直身板,神色严峻地走进会场,大家全都安静下来。然而会议的第一个议题是发起募捐,救济工人。虞洽卿当场认捐2000元,周天功也举手捐了1000元。后来上海一共为此募捐大洋236万元,银子43万两,北京政府也出了10万元。第二个议题就是虞洽卿提出的“13条”的要求。对此,虞洽卿煞费苦心,因为他们既要面对租界洋人,又要面对几十万的工人学生。除了就事论事,大同小异的十来条,对于罢工指挥部“17条”中收回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撤消工部局董事会总董、撤消领事裁判权、撤消外国在沪驻军权等事项,虞洽卿将之修正为恢复会审公廨的“华人治华”、撤消工部局董事会总董。然后虞洽卿将率周天功等人选其内的23人“五卅事件委员会”,与北京下来的“六国调查沪案委员会”进行谈判。

两天以后,两边齐聚一堂开始谈判,看着坐在大台子对面的一排洋人一派倨傲模样,再看看自己手里开出的条件,周天功就晓得,这个谈判摆明了是谈不拢的。半个多世纪来,上海的绅商既惯于借洋人避官府,又善于借民意压洋人。然而这次谈判虽然失败,却也展示了他们“有理有节”的态度,以及逐渐把握主动权的话语权的态势。

6月22日,张学良违反各国公使与各方达成的协议,率奉军进沪戒严,上海租界当局竟对之眼开眼闭。至于孙传芳按捺不住,也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不久以后,五卅运动趋于落幕。伴随着夏天的暑气慢慢消退,上海的激昂躁动也尽数隐去,仿佛一切又归于平静。

可是宁香这一天下午却押着周跻,坐了黄包车,心急慌忙地赶到亚尔培路的叶家,这倒也是少见。

到了叶家,平时调皮捣蛋的周跻,这会儿耷拉着脑袋,没了声气。平日里他是熟门熟路,常来常往的,来了就找大阿哥,一头钻到叶以全房间里。此刻到了叶家,叶先生叶太太都不在家,宁香一时急得不得了。

宁香是来通风报信的,周跻这天下课,先到过房娘的家里,书包一扔就要出门,说要到大阿哥家去,宁香就间去做啥,周跻答不上来,却捂住口袋,宁香拉过来一搜,是一封信。原来是叶以全带信给周黎,说自己准备赴广州参加黄埔军校,周黎即回

信一封,劝说还是要告知爷娘,并且又将信交代给“信差”周跻。结果,“西洋景”拆穿。

黄埔军校是去年成立的,志在建立一支有信仰有主义的军队,蒋介石任校长,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聂荣臻等任教官。中共中央还先后两次发出通告,要求各地党组织“多选党派团员或进步青年到军校学习,培养党的武装骨干”,徐向前、陈赓、许继慎、左权等人,就是黄埔一期的学员。

事情偏偏不巧,叶师母在担惊受怕几个月以后,今天被几位麻将太太拉去大世界看越剧《孟丽君》去了,此剧种原来叫做“绍兴文戏”,再老早叫做“的笃班”,两年前刚刚在大世界挂出牌子,前两天《申报》广告上将其称之为“越剧”了。

开开心心黄包车坐到家,叶师母看见董事长,还没有来得及惊喜,却惊闻儿子要去从军的消息,顿时张口结舌,面孔煞白,六神无主。

办好了这件事情,宁香又带了周跻坐黄包车回去。没想到,朗朗乾坤,光天化日,黄包车跑出去不久,拐进一条小马路时,被后面一直跟着的一部黑色小汽车一下子超到前头,猛地逼停在路边。说时迟,那时快,车里串出两个礼帽黑衣收脚裤的彪型大汉,满脸横肉,冲过来将车夫一把推到一边,另一人一步上前,将宁香一把拉下车来,“跟着走,当心吃刀子!”在急步将宁香拉去汽车的时候,宁香挣扎回头,看着周跻,拼命叫了一声:“周跻!”小周跻蹦下车来,奔过去,一头撞在一个家伙的腰里,却被一掌掀翻在地,“小赤佬!”汽车随即开动,周跻在后面拼命追赶,汽车瞬间转弯不见了,周跻禁不住当街大哭起来。

这天夜里,叶、周两家鸡犬不宁,彻夜无眠,最后还是男人拿定了主意。

第二天一早,叶毓川就赶到霞飞路渔阳里的共青团机关,果然等到了俞秀松,俞秀松三十岁不到的样子,戴一副眼镜,样子很斯文。叶毓川心里很清楚,现在的事情,爷娘讲什么不管用,只有“领导”的话才管用。五卅运动落幕以后,叶以全在党的会议上,情绪激动地提出发动武装暴动的意见,俞秀松则说,中共中央认为,现在“还不是直接武装暴动的时期”,叶以全当即服从了。叶毓川也聪明,只对俞秀松讲了家里的困难,女儿出洋,太太身体不好等等。俞秀松非常客气,没有正面答应,讲了一些叶以全表现优秀、革命意志坚定、希望家庭支持之类。俞秀松本来就没有同意叶以全去黄埔军校,这是因为已经将叶以全纳入了年底由俞秀松带队的100名赴苏联的青年党团员行列。后来叶以全也没有去成苏联,而俞秀松一到苏联就与王明意见不合,长期遭遇排挤打击。若干年后,当叶毓川听到俞秀松竟被苏维埃判刑枪决时,实在不胜唏嘘。

周天功一早开着那部旧汽车,找了个人,最后找到了孙祥夫的住所。还好,孙祥夫正在上海,这时还没有起床。其时,一封信已经送到大学生:要赎肉票,三十万。信封里还夹了那张许西亭作怪的报纸。

孙祥夫早年跟随陈其美,鞍前马后、出生入死,参与过刺杀郑汝成。但是他旧行伍的做派,与蒋介石的秉性不合,两人日久生隙。孙中山去世后,孙祥夫越见旁落,渐生去意。日前刚到上海,拟与挚交杨虎,联络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等人,成立“大八股党”。对周天功,他是有交情、买帐的。又有一万大洋的酬礼,孙祥夫当即答应出马。

两个圈子兜下来,孙祥夫传出话去——这张肉票是个烫手山芋,女人的搭档,周天功。此人当年单枪匹马救出陈其美,革命党里生死朋友很多。这几年来又与直系军阀关系密切,现在孙传芳兵临城下,张学良无心恋战。当年直系之卢小嘉卢永祥与黄金荣的过节,啥人吃亏,大家都是晓得的。

隔了一天,周天功七转八弯,如约到了闸北的一处“香堂”。随人走进一处大门,里面一个大天井。两边内廊,高墙围绕。走在回廊,看见旁边房间房门虚掩,里面太师椅、竹榻摇椅、关公菩萨、财神爷,甚至还有墙角的大堆蟋蟀盆,杂乱无章地堆着。经过照壁,看见前面一排五间相连的平房。中间大厅,就是议事香堂了。走进香堂,黑面孔香云衫面孔阴鸷的范老大搁下手里的紫砂茶壶,从座位上下来,抱拳相迎,态度却很冷。大厅两边几个黑衣打手,也是面目凶狠。厅两侧有红檀木大交椅,正墙靠壁,又设红檀木长台,台前二椅一桌,同样是红檀木,台上放有古瓷大花瓶、古式大座钟。客厅对面墙上,是关公画像,两边的对联,左为“义存汉室三分鼎”,右为“志在春秋一部书”。一旁神龛前,还有一对红烛火苗高燃,香烟缭绕,另有“安清不分远和近,三祖传留到如今”的对联悬挂。

人坐圈定,谢过敬茶,周天功眼神炯炯,不绕圈子,讲有位女眷,昨天晚在马路上,遭人绑票,请老大帮忙斡旋。

范老大冷冷地道:“噢,有这等事情?”周天功起来抱拳行礼:“拜托老大,多为设法通融!”

范老大直直地看着周天功,沉吟不语,然后突然道:“听人讲,周先生是一位英雄好汉,刀法枪法都很了得。”

周天功道:“不敢当。”范老大不动声色道:“既然来了,何妨露一手,让大家见识见识?”

周天功忙道:“不敢当不敢当,多年不碰,手脚生疏了。”

范老大眼神咄咄逼人:“这么说来,原来的功夫确还在身上……拿家伙来!” (未完待续)